



挺身為醫護發聲

～醫勞盟前理事長 儲寧瑋校友

■採訪整理／彭琬玲 圖／秘書處、儲寧瑋校友提供

醫護守護國人健康，但誰來維護醫護權益？

2012年成立的醫勞盟，是一個專為醫護人員發聲的組織，全名為「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」。曾任第三屆、第四屆理事長（2016-2020）的儲寧瑋醫師，是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第十屆校友，目前除了擔任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麻醉部主任，也是麻醉醫學會常務理事與麻醉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。

在繁忙的工作之餘，何以投入醫療公共事務？在漫漫過程中，又獲得了怎樣的收穫？在本期專訪中，儲校友分享了一路挺身為醫護發聲的理念與心得。

編輯：當初怎麼會想要投入醫勞盟的工作？

儲寧瑋校友：醫勞盟成立之初，是因為有醫生在工作、實習時過勞死亡，所以我們一開始的目標是爭取醫師也能納入勞基法。因為所有的醫療、職業類別都有納入勞基法，只有醫師沒有。當時有些醫師先在網路上串聯，後來決定要

成立一個組織，來幫助醫護人員伸張在工作上、職場上應有的權益，因此2012年正式成立了醫勞盟。創會時我就加入了，只是第一屆沒有進去當理事，因為想說嘉義離台北比較遠；後來第二屆進去當理事，第三屆當理事長、第四屆連任，到現在已經第九年了。

為什麼會去做這些事，我想是個性的關係，就是覺得社會要好，大家要參與公共事務，去加入這些組織、運用自己的力量。其實以前沒參與這麼多醫療方面的組織，反而是在孩子上小學後開始參與家長會的活動，做了七、八年會長。在參與會務的運作時，慢慢瞭解到相關的公共行政和法規，還有學習到怎樣跟人溝通、把自己的理念傳達給別人。因為在家長會裡面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如果要做一件事，一定要說服大家；不像在醫院裡面當主管，你講的話，下屬都要聽。

也因為在醫勞盟的經歷，我了解到如果要改變，前面的溝通很重要，因為當大部分人能接受你的概念時，才能夠去推行，所以需要從觀念上不斷鼓吹。因此，在醫勞盟我們會花時間和用些方式去跟一般人溝通，讓外界了解：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、我們做這件事的正當性在哪裡。我們想讓大眾了解的就是：如果你讓醫師過勞，其實醫師在幫你看病時是危險的，因為他沒辦法維持一定的水準。所以醫勞盟全名（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）也強調病人的安全，而不只著重在要求醫師納入勞基法，因為這樣人家會說：「你們只顧自己，如果病人要看病怎麼辦？」所以我們覺得在組織宗旨上也要顧到病人的安全，然後在這前提下爭取醫療人員在工作上面的權益。

加入醫勞盟，醫師最大的顧慮是很怕被工作的單位打壓或刁難。我沒有這方面的壓力，是因為我在私人醫院，而且在這工作已邁入第24年，在醫院的職位也算夠高了。還有，就是我做事的風格一直都是比較溫和的，就算對於政



儲寧璋校友現任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麻醉部主任

府政策有不同看法，在醫勞盟接受媒體訪問時，我發言一向都不會太尖銳尖酸，說話的原則就是有多少證據、講多少話；有些則會用疑問句的方式，這樣比較不會讓對方感覺是不實的指控、甚至是詆毀。

其實在醫療上，不只是第一線工作人員、醫師、護理師，承受了很多來自民眾還有健保制度的壓力，醫院經營者也一樣。也因為有擔任主管的經驗，我比較能從醫院主管或是醫院經營者等各方面的角度來看事情。大部分人如果有什麼委屈，都只從自己的角度、各自的立場去講，其實不夠公允。如果要評論一件事，應該站在比較公正的角度、從不同利益去考量，若能達到最大公約數、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，其實才比較能夠成事。

編輯：在擔任醫勞盟理事長期間，您覺得最有意義或最有貢獻的事是什麼？

儲寧璋校友：第三屆理事長期間剛好碰到2016年總統大選，我們也推出醫勞盟版本的政策白皮書，「醫師納入勞基法」就是其中之一。後來

衛福部林奏延部長為了實踐蔡英文總統的白皮書，密集召開了多場公聽會、專家會議，很多組織都被找去開會，醫勞盟也是其中之一。

醫勞盟主要是由主治醫師組成，所以原本希望主治醫師也能納入勞基法。但有些醫師是在公家醫院任職，本身有公務人員身分，享有的保障比勞基法更好，所以我們爭取的是「非公立醫院的受僱醫師」應該納入勞基法。但當時法務部顧問的意見認為，醫師的工時遠超過勞基法保障的最高上限，不能因此破例，所以這件事就卡住了。但我們認為至少要先讓住院醫師納入，因為住院醫師人數相對較少且大多分佈在醫學中心，若將他們納入勞基法對於區域醫院以下的醫院衝擊沒那麼大，所以後來衛福部討論的結果就是：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先納入勞基法，並且從2019年9月開始實施。

醫勞盟一開始成立的主要目標，只是很單純地想要讓醫師納入勞基法，可是在不斷演進的過程中，我們發現整個醫療界可以跟政府講出醫療人員心聲的組織並不多，所以我們覺得要關心的事已不只是勞基法的議題，其實所有跟醫療政策相關的事都應該要關心。在那之後，我們也到立法院去拜訪，對醫療政策相關的議題，尤其是健保制度的改革都有參與。

但後來我們發現，光靠醫勞盟還不夠，因為它基本上只是一個倡議團體。所以創會的張志華理事長（時任新光醫院急診室主任）就已立下目標，就是醫勞盟最後應該走向工會。我在上任第三屆理事長後也定下計畫要扶植工會。因為就算有勞基法保障，如果沒有工會的力量，還是沒有辦法落實；當個別的勞工需要向資方抗爭的時候，力量很有限，透過工會比較有力量。

醫勞盟曾想要自己成立工會，可是後來沒有成功，因為大部分在醫院任職的醫師，要他們當工會的發起會員，他們其實不太敢出來，所以成立工會時人數不足。因此後來我們轉而幫其他團體成立工會，像醫學生聯合會醫勞小組成立「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」時，因為章程問題費時兩年才成立。當時我們就派了醫勞盟的秘書長去無償幫忙。他是一位專業的律師，原本就在幫因工致殘、過勞致死的幾位醫師打官司。這也是為什麼醫勞盟在起步的時候，能夠比其他醫師相關團體對於法案有更多的瞭解。後來我們也讓這位秘書長去立法院當義務助理，熟悉裡面的生態。因此醫勞盟後來比較瞭解整個國家政策形成過程中，立法院所扮演的角色，這也是我進入醫勞盟最大的收穫。

另外，在理事長任內還有一個收穫，就是「健保給付醫療專章」。目前的醫療費用給付大部分還是一整筆給醫療院所，並沒有說明這筆費用哪些是專門給藥物費、哪些是專門給醫療人員。我們醫勞盟要推動的是任何的醫療都有價，也就是健保的人力專章。最近健保署李伯



▲ 儲校友長期參與醫療公共組織，為醫護人員爭取權益

璋署長在報紙上發表文章，已經有點呼應這樣的概念，也就是要分配得更合理。

從醫勞盟的角度來看，如果要讓醫事人力不要過勞，其實就是要讓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有價，也就是對於每一項醫療服務，只要是有人技術在裡面，就應該把那個技術費用列出來，這就是所謂的人力專章裡面要做的。

編輯：您目前擔任麻醉學會常務理事以及麻醉產業工會理事長，透過這些角色，您希望發揮什麼樣的作用？

儲寧璋校友：在醫勞盟理事長兩屆任期做滿後，我比較花心力在麻醉上面，就是回到自己的本業。我覺得，在醫勞盟理事長期間最有意義的事，除了扶植工會成立，就是把醫勞盟醫療組織內的民主法治帶到醫學會。因為醫界的生態一直還是比較保守的家戶長制，而且大都是年紀比較大的醫師在學會裡面，所以對於照顧中生代或是年輕一代的醫師，其實並沒有那麼好。

我研究了很久以後發現，這跟理監事會的選舉有關。所以在上次麻醉醫學會的大會，我就提案「理事長由會員直選」，雖然還沒有成案，但我覺得該做的事就要去做，即使不是眼前可以實現，但還是要把這個概念傳達給會員；因為不開始，就永遠不會有做到的一天。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跟人溝通，鼓吹理念，並廣納各方面的意見。現在提出來的東西一定不夠完美，但當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時，大家會不斷去修正。

第三屆麻醉醫學會大會舉辦之前，我們醫學會裡也有一群年輕醫師，在會員大會上改變了選舉方式，使得年輕醫師進入學會的人數變多，這也會讓真正執行各種實際事務的功能委



▲ 儲寧璋校友(左五)代表醫勞盟參加陽明舉辦的「健保改革世代對話」座談會

員會的組成，變成比較廣泛、平均，會有不同年紀、不同類型醫院或工作地點的醫師在裡面。由於他們的工作是比較有延續性的，不會因理監事的改選就換人，所以不斷持續在做就會變得比較專業。

「麻醉醫學會」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，因為麻醉醫師的工作型態比較同質性，而且都是受僱於醫院，所以要把麻醉醫師團結起來比較容易。這幾年來，麻醉醫學會慢慢在改變，我們也想把這樣的改變，帶到其他一些醫學會。像「理事長直選」這樣的概念，已經開始擴及到其他學會了。

另外，就是最近剛好有麻醉護理師的甄審，整個過程其實有滿多值得檢討的地方，這是「麻醉產業工會」可以著力的地方。這個工會，也是因為我們在醫勞盟學會怎樣成立工會，所以在兩年前成立的。裡面的會員有麻醉醫師，也有麻醉護理師。對護理師來說，他們真正在意的是工作，他們其實並不太想去考試。但整個情勢看起來，好像不考試就沒有辦法保住工作，所以變成大家都要去考試。可是這個考試在舉

辦之初並沒有說明，取得及格證書後能執行哪些醫療業務，相關的法規都還沒有立出來，這是比較奇怪的一點。所以這是我們麻醉醫療產業工會需要再去跟政府對談，來幫護理師們爭取權益的。

其實我個人的力量很小，我也沒有辦法強制去改變什麼，但我覺得我有的就是熱誠，還有能慢慢跟大家、跟組織裡面的人溝通。我希望能夠從一個小地方開始去改，然後一步一步產生連鎖反應，再擴及周圍、慢慢改變。因為從醫勞盟的經驗，我也發現要做改變有時不能太劇烈，因為太劇烈大多數人會抗拒，所以反而是要從體制裡面慢慢去改變。

編輯：從事醫療工作30多年，面對高壓甚至是過勞的醫療工作，可否分享您個人如何調適的心得或方法？

儲寧瑋校友：我覺得，最重要的是態度問題。當你要選擇一個行業的時候，要先能夠接受這份工作、這個行業，然後在態度上去調整自己。所以在這之前要先了解自己，因為像我們當了醫生就知道，其實個性不一樣，適合走的科別就會不一樣。

像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，其實一直都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、個性適合做什麼的工作。一開始，我只是覺得我的個性是比較屬於外科系的，但是我又不想像外科那樣，一旦開刀有時候要開很久，所以後來就選擇麻醉。從事麻醉工作，第一個就是要想辦法應付壓力，因為在工作當中，我們對病人變化的掌控，有時候真的是用分鐘，甚至用秒來算。但我喜歡高壓的工作，因為把這個工作做得好，表示我有

這個能力、可以勝任，那是一種成就感；而這樣的成就感，是來自於自己對這個工作的愛好，因為我們麻醉醫師不太會在第一線得到病人的回饋。所以，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己本身要有興趣、要投入，然後不要太計較眼前的利益。

編輯：陽明對您最重要或最深遠的影響是什麼？

儲寧瑋校友：我入學的時候，陽明只有三個系，就醫技系、牙醫系和醫學系，學校很小。念醫學系的都是公費生，同學都住在同一宿舍，這應該是別的學校沒有的經驗。醫學系功課壓力大，我們念大學好像反而比念高中還要辛苦，可是因為都住在同個宿舍裡面，同學們的感情非常好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們都還會跟我們的導師周碧瑟老師定期聚會。

還有，陽明最大的特點，就是整個學校的學習氣氛。因為都關在山上，大家沒有什麼額外的娛樂，變成同學們都很用功，彼此會有同儕砥礪的效應。■



▲ 儲校友（前排左四）與醫學系第十屆的同學，至今仍與大學時期的導師周碧瑟老師（前排右七）定期聚會